

读/莎/楼/小/书



忆念与杂记

刘炳善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YI NIAN YU ZA JI

忆念与杂记

刘炳善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 开封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忆念与杂记/刘炳善著.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4
(读莎楼小书)

ISBN 978-7-81091-955-5

I. 忆… II. 刘… III. 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8908 号

责任编辑 赵 娟

责任校对 王照岩

封面设计 马 龙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邮编:475001

电话:0378-2825001(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排 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印 张 8.375

字 数 146 千字 印 数 1—2000 册

定 价 21.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目 录

1	小引
2	五十年前的郑州
15	开封的叫卖声
25	看书·买书·卖书
39	流亡生活中的好朋友们
58	在重庆大学念书
76	纸的回忆
81	第一次去北京
94	英语学习：回忆与感想
113	“文革”前的开封旧书店
122	香港有座文化山
138	怀念俄罗斯文学
143	想起了杨刚
157	忆吴宓先生
167	哀李桦
174	萧乾先生印象



185	追思王元化先生
198	买《杜工部草堂诗笺》
204	读《呼兰河传》
211	回忆《盖达尔选集》
218	也谈吃
230	谈王宝钏
237	女教师、红卫兵和锯木工
242	“快乐的单身汉”
254	“内行”·“外行”·“好人”·“坏人”
262	站读



小 引

这本小书收入作者往事回忆 11 篇，怀念已故作家学者的文字 5 篇，读书札记 3 篇，其他杂文 6 篇。内容、体裁不一，且名为《忆念与杂记》。

2009 年 2 月



五十年前的郑州

这里说的“50”年前，指的是从我记事起到我于1939年秋离开郑州这一段时间。此文大致可以说是留在我记忆中的关于30年代郑州一些琐事的印象。

50年前郑州闹市的中心是德化街和大同路这两条连成“⊥”字形的大街，再加上东大街和西大街，以及从德化街与大同路交叉口向南一直通向乔家门的一条长街，就是当时最繁华的市区。此外好像没有什么热闹的道路了。

德化街北口路东有一家“鸿兴源”酱菜店，由此向北，有一条东西流向的“金水河”，名字挺漂亮，实际上又脏又臭，是郑州的“龙须沟”。过桥再向北，是很大一片空旷地带，俗称“河北沿儿”，稀稀拉拉地有些破房子，那是卖破烂儿的穷人摆荒摊的地



方；偏西边有些席棚，那是说书、说相声、玩把戏、拉洋片的艺人们的活动中心，它单独有个地名，叫“老坟岗”。

我记事以后住在西大同路南一条叫做“通商巷”的背街。“通商巷”是它的“官称”，老百姓口头上却叫它“戏园后”，因为这条小街紧挨在一家戏园子后面。这家戏园相当破旧，也不算大，能容纳的观众连坐票



“老坟岗”耍老杆的艺人

带站票加在一起也不会到 500 人，但在当时就算是郑州最大的剧院。因为它毕竟是一座砖瓦结构。跑码头的京戏演员和蹦蹦戏（评剧）演员来到郑州就在这里唱戏，而河南梆子演员只能西大街西口上的一家席棚戏园里演出——当时最出名的演员是唱“红脸”（须生）的周海水。



周海水

通商巷的这家戏园当时叫做“万福舞台”。现在想起来，它实际上就是“二七大罢工”中铁路工人开会会址“普乐园”的后身。今天，“二七纪念堂”就建在

这个地方。由于街道改建，“通商巷”这条街现在已经消失了。

当时的通商巷可算是一个戏窝。在这条小街上住着不少唱配角或“垫戏”的演员（即所谓“底包”演员）。我家院子里住了一位唱京戏老旦的黑金亮，演员们常来常往。记得有一个唱三花脸的人一到他家就乱嚷乱闹，还拿胡子扎他家小女孩小三儿的脸，小三儿嗷嗷叫，印象颇深。我们北隔壁住着一位艺名“白牡丹”（不是荀慧生）的女演员，唱武生戏《白水滩》之类，在台上跑圆场的时候一条腿有点拐，听说是被她“师傅”（养父）打瘸了。有时星期天上午，我跑到园子里看那些学戏的小孩子练功：他们得从垒起来的三张桌子上翻跟斗跳下来，师傅拿着鞭子在下边等着，谁跳下来身子站不直就得挨一鞭子。我这个人从小就笨，看见这种阵势，再也不想学戏。不过“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住在戏窝，自然与戏接近。我跟一位跑龙套的演员（一个很爽利的河北小伙子）交上了朋友。吃过晚饭，一听见戏园里“打诨”（开台锣鼓），我就往后台门里边跑。我的朋友正在化装，看见我二话不说，就把我拉到台口边上趴下。这样，我“开后门”看了不少戏，京戏中看过的有须生黄智斌唱的猪八戒戏，旦角徐碧云唱的《盘丝洞》，扮相极“帅”的李万春唱的《天霸拜山》、《宏碧缘》，蹦蹦戏（评剧）则看过姚小冬的《杨三姐告状》，偶尔还看过早期话剧“文明戏”（类似现在的喜剧小品）。



通商巷南口向西一拐，另一条背街上有一座古代墓园，其中有石人石马，墓门横额上刻着“大明右副金都御史王公之墓”（印象如此）。当时传说这位“王公”就是京戏《玉堂春》里的王三公子。不过，最近看阿英《玉堂春故事的演变》，其中有详细考证，指出上述传说不确。这个墓主是明代刑部侍郎王斌，而王三公子乃是永城县的王三善，小名王金龙。

—
—

和我童年时代关系密切的另一个地方是东临德化街的小胡同裕亨里，因为我姥姥家住在这里。

一提裕亨里，我首先想到的是当年这个胡同里的拾粪工人老张。他是个高高瘦瘦、稍有点驼背的“河北人”（豫北人），在胡同口的上方搭起一间小小的木屋，每天到各家各户淘粪，完工后，就攀着梯子爬进他那鸽子窠似的小木屋。很多年，他一直这样过日子，直到抗日战争。他的生活来源大概是各家按月给他凑一点钱。

我姥姥家住在裕亨里三号。隔壁是一家菜贩，他的女儿叫江豆，我们小孩子当面规规矩矩喊她“江豆姐”，背后却调皮地拿她的名字编了一个顺口溜：“江豆、绿豆、喀咄石榴！”再隔两



家有一个老头儿开了一个杂货铺，卖些小孩们吃的梨膏糖、大刀糖、花生仁、兰花豆之类，也卖大人们用的烟卷儿、洋火（火柴）、吸水烟时卷纸眉子用的细草纸等等。有一年，开杂货铺老头儿的独生女出嫁，戴礼帽、插金花的新郎官身披红纱来迎娶，新娘子跟她老父亲哭别以后出来了。新人对拜时，新郎猛然抬起头来，想看看新娘漂亮不漂亮，因为那时候男女结婚自然是“隔布袋买猫”，谁也不知道对方长得啥样。但是主持婚礼的人很鬼，拿红毡把两个人隔开，不让他看，于是响器吹吹打打，把这对新人送走了。

又一回，胡同尽尽西头，另有一家人结婚，我也去看了。但这次婚礼使我一辈子想起来都感到憎恨——原来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妓院老板娶了一个 13 岁的小姑娘！

我姥姥家住在三号后院。前院是一家裁缝铺，老板姓苑，雇有一个小伙计。常见这个小伙计嘴里噙着一根很长很长的洋线，往针眼里穿，低头在案前做活。他见人总是笑眯眯的。但是，做活累了，嘴里也念念有词，发表内心的烦闷，说道：“长了一口气，心里不乐意；要想死喽吧，舍不得大闺女！”

这家小裁缝铺后来飞出了一只俊鸟。老苑有一个女儿，小名“丫头”——那时候也真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小丫头。抗战爆发，裁缝铺发生经济危机，“丫头”停学，被送到周海水那里学



戏。解放后，“丫头”成了豫剧名演员苑桂芳，她父亲不当裁缝了，跟着女儿当管事。——这是我离家十几年后重回郑州时才听说的。

裕亨里临着大街，自然会经见许多热闹事情。最热闹的是每年阴历年（春节）的“社火”，不管是龙灯、狮子滚绣球、旱船、高跷、“抬阁”（把一个化了戏装的小孩儿绑在木架上高高举起）都要在德化街大大表演一番。有时天旱祈



豫剧名演员苑桂芳

雨，还有惊心动魄的“起码子”（？——名称记不准了）：一个像神侠似的人物，扎着头巾，身穿麻花纽扣的布衫，赤脚踩着一个大铡刀的锋刃，两眼微闭，高坐在一张大桌子上，被许多人抬着走过大街，有时停下来，手指掐诀，口里念咒，表演惊险动作。——这是一种带有神秘恐怖色彩的迷信活动。

只要时势稍稍太平，老百姓是很会寻其乐的。抗战前那几年，裕亨里的小孩儿、年轻人有不少自己的体育娱乐活动。我舅舅那时候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人物头儿——他年轻、聪明、一表人才、手脚利索，踩高跷、踢毽子、放风筝、骑自行车，都是好手。我哥哥跟着他学。我笨，只能看他们玩得高兴。

每到夏天晚上，说书的艺人拉着弦子游街串巷。只要有人



给他凑点儿钱，他便停下来自拉、自唱、自说（也有一个人拉、一个人唱的），大家搬了小板凳围着听。我记得当时说的是《刘罗锅私访》，即《刘公案》中的一段。这种说书的特点是故事细节拖得很长，一到主要人物的生死存亡关键，书就停下，明天再来。用艺人的行话，这叫“拴马桩”——即文学理论中的“悬念”。因此，听这种书总叫人觉得没完没了，可以“永远”说下去。不过，这不正是最好的消夏方式吗？

说书是专业艺人的事，居民还有自己的业余说唱活动。夏秋之夜，街门口摆一张桌子，放一盏汽灯，一个人照着一本题为《宣讲拾遗》的书，又说又唱地表演。内容是“目连救母”、“刘全进瓜”、“杀狗劝妻”一类的劝善故事，连说带唱，也很能吸引听众。我想，这是从敦煌的唐代“讲经”、“变文”发展下来的民间宗教文学活动，历史相当久远。“宣讲拾遗”虽说是业余说唱，但它使用的那种特殊的朗诵和吟唱的调子，恐怕得有传授才行，并不是随哪个人都会的。记得有一个比我大的男孩看别人说得有板有眼，他也想出出风头，自告奋勇跑到桌前照本去念，但念了几句，没腔没调，就被大家的笑声哄下台了。

三

50年前，郑州曾经有过一个大人小孩儿都可以去玩一玩



的公园——陇海花园。

陇海花园是铁路上办的，规模不小，里面的设施相当可观：林荫路、荷花池、石凳、坐椅、假山、儿童游戏场，应有尽有；孔雀、锦鸡、吐绶鸡、珍珠鸡、猴子、狐狸、大灰狼、豪猪、斑马等等珍禽奇兽，以及种种好看的花木，种类不少。狮子、老虎，不记得有没有，金钱豹好像是有的。但我对于陇海花园印象最深的是其中的“三大”：一、门口站着穆铁柱似的一位黑凛凛的大高个儿的职工，身穿深蓝色铁路制服，头戴大檐帽，虽然铁塔也似的一条大汉，说话却格外和气。他的职司是收门票。不过，我想，这位把门的巨人的主要作用恐怕还是为公园做招徕游客的“活广告”。二、公园里有一副巨大的石头象棋和棋盘，每个棋子儿都是一个石墩，一个人休想搬动，须得两个人抬，而棋盘足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这一盘棋不是那么好下的。但也竟有好事之徒不怕腰酸臂疼去尝试一下。不过，挪动一两个棋子儿，也就只好罢手。三、还有一条巨大的鱼，准确地说，是一条一丈多长的大海鱼的全副骨架，装在铁丝笼里，任人观赏。当时有人说这是鲸鱼。那当然不是。鲸鱼要大得多，公园这个“小池子”装不下。

陇海花园门外西北边有一个大水坑。一年夏天，我和小学同学到那个水坑里游水玩儿，游着游着，钻进了一个铁路上修



涵洞备用的巨大水泥管子，突然抓住一条约有我的手臂那样粗的鱼。我已经把它抓在手里，但它拼命扭动，从我手里挣脱，跳进水里飞快溜掉，连影子也没有了。我心里的懊丧简直无法用言语形容。直到 50 岁以后，我偶尔还梦见这条得而复失的鱼，并且在梦里重温一回几十年前懊丧的滋味——虽然今天冷静想一想，这条鱼也只是斤把来重，到市场去买，两三块钱足矣，有啥了不起的？因为它绝不可能是什么珍稀品种，而不过是“白条”、“草混子”之类。

陇海花园在抗战八年中荒废。50 年代，在郑州北站与东站之间修建过一所铁路文化宫，那里也许就是陇海花园的旧址。

四

我的小学母校是郑县五小，校址在老县城“小西门”外的一个土坡上，校园里有许多无花果树丛。今天，校园和树丛都没有了，但那个土坡还留下一点点残余痕迹。

一二年级在混混沌沌中过去，什么也不懂。只记得有一天上体育课，不知道哪个愣小子用铅球砸伤了同班一个很娇的女同学公静涛的脚，公静涛大哭，我们都“傻脸”。同班同学里还



有一位唐玉润，现在是著名书法家，郑州市到处有他写的匾，于我亦有荣焉。

三四年级以后，脑筋稍微“透点儿气”，开始懂事。当时小学生实行童子军编制，我还荣任过小队长，不幸我从小就不是当官的材料，很快就被“罢官”，为此还哭过鼻子，可见尽管不是当官的材料，“禄蠹”之念并没有荡涤干净。我的功课很一般，成绩大都在六七十分左右。偶尔得一回八十分，我就当做一百分来高兴。我最怕算术，因为教算术的宋昂轩老师打人很厉害。每上算术课，全班战战兢兢。他上课的第一个环节是发批改过的作业本，凡是被批了“下”、“劣”或者写得潦草者，都得挨手板；如果谁在挨打时手疼得缩回去，则用板子从下边往手背上狠打，直打到乖乖伸开手心自愿挨打为止。此外还有拿教鞭打头、用拳头“凿栗子”等体罚，斥骂则是小意思。由于宋老师的板子太凶，学生们在课后常常研究的题目是：如何挨板子而不觉得疼。有一位同学传授他的经验，说：“尿垫底儿，醋垫二，酒垫三。”——搽上这三种防护液，挨板子就不疼。我没能试验过，所以挨板子总是疼的。不过，由于学算术挨板子产生了逆反心理，我一直不喜欢数学，尽管我知道“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

那么，我喜欢什么呢？我喜欢自己看书。从四年级开始，



我养成了读课外书的习惯——这是我自己的精神小天地。

此外，不知怎么的，我喜欢自己唱唱歌。大概小孩子天性中总有喜爱美好事物的因素。这种天然爱好，只要在人不去任意摧残，稍加培养，总会自然流露、表现出来的——虽然这并不意味着无论什么人都能成为歌手或画家，那是两码事。五小的音体老师赵沧泠先生教给我们许多好歌——我现在能看着简谱开歌，还得感谢他给我打下了最初的音乐基础。更有意思的是：回想一下上小学时陆陆续续学会的歌曲，还可以多少看出当时时代的变化趋势。我们在三四年级唱的歌儿是黎锦晖谱写的《桃花江是美人窝》、《小小画家》，还表演过他写的歌剧《面包》（我演小要饭张阿大）；可是到五六年级就唱开了《大路歌》、《开路先锋》、《卖报歌》、《义勇军进行曲》、《救亡进行曲》等等爱国的和进步的歌曲。

上到五年级，可以看报了。从报纸上陆陆续续知道了中国的大事。一开始是“殷汝耕当汉奸，冀东独立”——为此郑州的中小學生集合起来到日本领事馆门口游行示威。此后的重大新闻是“中国文豪鲁迅逝世”以及“双十二西安事变”，最后则是“卢沟桥的炮火”。

抗战的时代来到了。从上海来的抗敌演剧队到我们学校教唱救亡歌曲。明新中学、扶轮中学的学生在街头演出《放下

